

小崗山砲臺往事

——我們除了有純熟的砲兵技術之外，更要有熟練的步兵戰技，才能保國衛民。

民國三十八年來臺灣，三十九年初，我有幸奉派小崗山砲臺，當年在一起服役的同胞，有一百多人，後來因部隊重編，各分西東。

小崗山有四門大砲，我們單位的全銜是「高雄要塞第三總臺第二大臺第一臺」，負責防守半屏山前西海岸地區。

一個臺相當於一個步兵連，不過人員編制不一樣。當時的臺長是李沃枝少校，分臺長胡敏中尉，班長是吳宏泉上士，我則擔任觀測下士。

第一次看到十五公分口徑的加農砲，一發砲彈都要二位年輕力壯的阿兵哥才搬得動。這四門大砲，原由日本人安裝在小崗山懸崖絕壁的山洞，抗戰勝利，日本投降後，由我軍接收。其中有幾個山洞由空軍儲放物資，有一排人看守。

我們這些阿兵哥，雖是陸軍砲兵，但也有步兵的裝備，如步槍、刺刀、手榴彈等，我們除了有純熟的砲兵技術之外，更要有熟練的步兵戰技，才能保國衛民。

六十多年前，阿兵哥的生活很艱苦，但我們卻甘之如飴，心中只有「反共抗俄，保衛臺灣」，後來又有「一年準備，二年反攻，三年掃蕩，五年成功」的政策要實踐。

平時出操上課，若有餘暇，就舉辦康樂活動，如籃球、排球賽等，也常和附近小學老師比賽，如瓊林小學、阿蓮小學，有贏有輸，不亦快哉！

大崗山也有要塞砲臺，屬於二總臺第一大臺，和我們同

【作者速寫】張如漢先生，民國三十八年入伍後來臺，四十四年退伍，四十八年轉任國小教師，服務至八十六年退休。



→張如漢（左）多年前參加小崗山砲臺同袍聚會時，和同袍胡毓實合影。

如果要用最簡單的一句話，說明中西報紙的差異，那就是中文報紙有副刊，西文報紙沒有。

【作者速寫】若如先生，政工幹校畢業，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碩士，著有《在陸軍四十二年》等書，現為《中華民國作家協會》會員。

翻開中文報紙歷史，自有大眾化的現代報紙以來，即有副刊。這可能是與初期大多數是文人辦報有關。不過，雖然是文人辦報，副刊的文章身價不高，說好聽點是補充，說不好聽的是「報屁股」。

中西文路大不同

——中文報紙副刊，不但提供初學寫作者，發表文章機會，還有稿酬，而且漸漸培養出許多新秀作家……

除各版新聞及廣告外，帶點文氣的，就是社論之頁（Editorial page）。社論之頁除當日該報社論外，就是一些專欄，妙的是專欄並非各報自己作者撰寫，採用的稿件是由供應社（Syndicate）提供。社論之頁的對頁，稱top-ed page，有某國立大學新聞系教授不解其意，譯成「異見篇」，實際上，它的名字是源自opposite the editorial page（即社論之頁的對頁），刊登的多為讀者投書。英文報紙將「事實與意見」，劃分得涇渭分明。故常在刊頭上，出現Opinion（意見）字樣。

英文報紙社論，由報社編輯委員撰寫，專欄由供應社供稿，一般讀者除讀者投書外，是無法上報發表文章的。至於讀者投書，編輯有絕對的刪改權。當年我擔任《密蘇里日報》編輯委員時，曾負責兼編審讀者投書稿，那段時間，所有讀者投書由我刪改，等我簽了字才能刊登。在國內用英文寫東西，常想找個外國人改，認為外國人的英文，一定比中國人好。所以在美初任編審時，確實有點戒慎恐懼。但當我拿起讀者投書一看，才發現外國人的英文竟然好不到那裡去！程度雖有差異，可幾乎沒遇過不需要改的。經過刪改刊登的作品，也沒有稿費，比中文報紙差多了。

中文報紙副刊，不但提供初學寫作者，發表文章機會，還有稿酬，而且漸漸培養出許多新秀作家來。在國外，一個初學者，要想出頭可就難了。在報紙上無法發表文章，只是有找文藝刊物或出版商出版。先說文藝刊物，當年最有名的要算《星期六晚郵》（Saturday Evening Post），這在美國是最高水準的文藝刊物。那本刊物上面有小說，有散文，有評論，也有詩歌。說它有詩歌，不說有新詩，是因英文詩不像中文詩有新舊之分。但《星期六晚郵》，我只連續看了十三個月，就沒有機會再讀，後來它也停刊了。

像《星期六晚郵》那種刊物，初學寫作的人，自是無法登堂入室，除非有驚人的天賦，一篇文章即能受到編輯青睞。至於出書，更是困難重重。出版商不會冒險出版籍籍無名作者的作品，有意願出版的，都有聯絡，經常往來。記得大崗山營內則種有很多芒果，這也是我們往來的媒介。到了龍眼成熟時，我們就會前往採摘，一摘就帶回來幾麻袋和大家分享。我們床鋪底下，經常藏有芒果，有大崗山的同胞來，一定讓他滿載而歸。



↑易自強、鄭麗寧夫婦（坐者右一、二）三代同堂全家福。

文章容易刊出的不一定是好事，難刊出的不一定是壞事，難易好壞，耐人尋味。

才能刊登。在國內用英文寫東西，常想找個外國人改，認為外國人的英文，一定比中國人好。所以在美初任編審時，確實有點戒慎恐懼。但當我拿起讀者投書一看，才發現外國人的英文竟然好不到那裡去！程度雖有差異，可幾乎沒遇過不需要改的。經過刪改刊登的作品，也沒有稿費，比中文報紙差多了。

中文報紙副刊，不但提供初學寫作者，發表文章機會，還有稿酬，而且漸漸培養出許多新秀作家來。在國外，一個初學者，要想出頭可就難了。在報紙上無法發表文章，只是有找文藝刊物或出版商出版。先說文藝刊物，當年最有名的要算《星期六晚郵》（Saturday Evening Post），這在美國是最高水準的文藝刊物。那本刊物上面有小說，有散文，有評論，也有詩歌。說它有詩歌，不說有新詩，是因英文詩不像中文詩有新舊之分。但《星期六晚郵》，我只連續看了十三個月，就沒有機會再讀，後來它也停刊了。

像《星期六晚郵》那種刊物，初學寫作的人，自是無法登堂入室，除非有驚人的天賦，一篇文章即能受到編輯青睞。至於出書，更是困難重重。出版商不會冒險出版籍籍無名作者的作品，有意願出版的，都有聯絡，經常往來。記得大崗山營內則種有很多芒果，這也是我們往來的媒介。到了龍眼成熟時，我們就會前往採摘，一摘就帶回來幾麻袋和大家分享。我們床鋪底下，經常藏有芒果，有大崗山的同胞來，一定讓他滿載而歸。

文章容易刊出的不一定是好事，難刊出的不一定是壞事，難易好壞，耐人尋味。

↑易自強、鄭麗寧夫婦（坐者右一、二）三代同堂全家福。

文章容易刊出的不一定是好事，難刊出的不一定是壞事，難易好壞，耐人尋味。

一個部隊，與他們的少數軍官，都有聯絡，經常往來。記得大崗山營內則種有很多芒果，這也是我們往來的媒介。到了龍眼成熟時，我們就會前往採摘，一摘就帶回來幾麻袋和大家分享。我們床鋪底下，經常藏有芒果，有大崗山的同胞來，一定讓他滿載而歸。

文章容易刊出的不一定是好事，難刊出的不一定是壞事，難易好壞，耐人尋味。

文章容易刊出的不一定是好事，難刊出的不一定是壞事，難易好壞，耐人尋味。

↑易自強、鄭麗寧夫婦（坐者右一、二）三代同堂全家福。

文章容易刊出的不一定是好事，難刊出的不一定是壞事，難易好壞，耐人尋味。

文章容易刊出的不一定是好事，難刊出的不一定是壞事，難易好壞，耐人尋味。

文章容易刊出的不一定是好事，難刊出的不一定是壞事，難易好壞，耐人尋味。

文章容易刊出的不一定是好事，難刊出的不一定是壞事，難易好壞，耐人尋味。

↑易自強、鄭麗寧夫婦（坐者右一、二）三代同堂全家福。

文章容易刊出的不一定是好事，難刊出的不一定是壞事，難易好壞，耐人尋味。

文章容易刊出的不一定是好事，難刊出的不一定是壞事，難易好壞，耐人尋味。

文章容易刊出的不一定是好事，難刊出的不一定是壞事，難易好壞，耐人尋味。

文章容易刊出的不一定是好事，難刊出的不一定是壞事，難易好壞，耐人尋味。

↑易自強、鄭麗寧夫婦（坐者右一、二）三代同堂全家福。

文章容易刊出的不一定是好事，難刊出的不一定是壞事，難易好壞，耐人尋味。

文章容易刊出的不一定是好事，難刊出的不一定是壞事，難易好壞，耐人尋味。

文章容易刊出的不一定是好事，難刊出的不一定是壞事，難易好壞，耐人尋味。

文章容易刊出的不一定是好事，難刊出的不一定是壞事，難易好壞，耐人尋味。

↑易自強、鄭麗寧夫婦（坐者右一、二）三代同堂全家福。

文章容易刊出的不一定是好事，難刊出的不一定是壞事，難易好壞，耐人尋味。

偷得浮生半日閒

——每隔一段時日，就刻意空出一段時間，寫篇短文，或一首小詩……

有時真想不明白，已然暫時擱下全職，專心學業，有些雜事，就是還會追趕過來。每個人忙碌的事由不一，檢視原因，不外乎生活工作、人情世故……有的人表面忙碌，內心空虛，每天在柴米油鹽醬醋茶中打轉，而不知幸福是何物。忙碌，對許多人是不可以避免；閒情，相對成了奢侈享受。若偶爾放自己一馬，在路邊樹下、茶亭或咖啡座稍稍停歇，短暫放空，讓發酸的腿休息，是非常值得感謝的機緣，也是能量復原的神聖時刻。尤其，我年事漸長，需要自我提醒。

他的悠閒已到了最高境界，一邊到許多朋友家作客，一邊幫人排憂解難，釐清家務事。有道是「國事容易家事難」，有關女人之家事尤其難，他居然能將積累已久的女性矛盾家事處理停當，達到「人皆得其歡心」的地步，這是多麼高超的才華呀！正因為他能力強，所以

每天得撥出片刻休息。否則，哪裡承受得起日夜操勞？寫硬邦邦的學術論文，要扎實地完成任何一段章節，均非易事。所以，每隔一段時日，就刻意空出一段時間，寫篇短文，或一首小詩，當成是犒賞自己。歷史上學術成就高，又能展現悠閒帥氣的先賢，非宋代邵雍莫屬。據《宋人軼事彙編》記載，邵雍「乘安車，駕黃牛，出遊於諸王公家，其來，各置安樂窩一所，先生將至其家，無老少婦女良賤，咸逐於門，爭前問勞，凡其家父姑妯娌婢妾有爭競，經時不決者，自陳於前。先生逐一為分別之，人人皆得其歡心。……」

以能享受很多閒暇；也因為他懂得取捨，朝廷多次請他做官，都未出任，才不致被職務牽絆，心情才能真正閒得下來。能安享閒暇者，概有四種人：一、能力強者。二、已退休者。三、善於規劃時間之管理者。四、實務很忙，透過內在修養，而時時保留閒適空間者。邵雍的悠閒，屬一、三類型，且因他的豁達，才享受得起諸般閒情。他還寫過《四事吟》：「會無四不赴，時有四不出。無貴亦無賤，無困亦無必。里閑閑過從，身安心自逸。如此三十年，幸逢太平日。」這四不赴的會，指公會、生會、廣會、醉會，就是「公事集會、陌生人的聚會、盛大的宴會、詩酒歡暢的聚會」，因公會流於形式、生會全不認識，廣會如流水席，醉會恐喝酒失態，都在浪費時間和生命，邵雍一律不參加。有不少剛退休的人，一時停不住腳，而忘記如何享受閒情，忘記閒暇是難得的美好境界。其實，忙有忙的好處，閒有閒的裨益，隨時保持內心的平靜安穩，成為優雅的閒人，或充實的忙人都好。而我，更願意偷得浮生半日閒！

澹泊樂忘憂

——我深深地體悟：「惟有忍受必要的苦難，付出最大的努力，才能獲得該享的成果。」

人生非常奇妙，是否際遇不同、勤惰有別，而收穫各異？有的長命富貴，有的終生潦倒，最後將成敗得失歸諸命運安排。看看莊嚴廟宇，巍峨教堂，就可知「人」是何等渺小，內心多麼空虛、徬徨、亟需祈求天神護佑、支撐、撫慰！歲月匆匆，浮生若夢。沒有料到，我居然也遭遇了八十一歲大關，前塵往事，彷彿經歷大風大浪後，再安然無恙抵達陸地，能不感恩天神的救助？



↑易自強、鄭麗寧夫婦（坐者右一、二）三代同堂全家福。

人生非常奇妙，是否際遇不同、勤惰有別，而收穫各異？有的長命富貴，有的終生潦倒，最後將成敗得失歸諸命運安排。看看莊嚴廟宇，巍峨教堂，就可知「人」是何等渺小，內心多麼空虛、徬徨、亟需祈求天神護佑、支撐、撫慰！歲月匆匆，浮生若夢。沒有料到，我居然也遭遇了八十一歲大關，前塵往事，彷彿經歷大風大浪後，再安然無恙抵達陸地，能不感恩天神的救助？

【作者速寫】易自強先生，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入伍，服役陸軍至七十二年十月退伍，轉任教職，至八十五年退休，著有《國防與地理》。

快樂地活在當下。而且是一老而健、老而樂。退休以來，無職一身輕，不愁家裡柴米油鹽，不怕兒子要繳學雜費，生活在自由時空裡，像鵬鳥翱翔浩瀚天空；原來沒有壓抑、牽絆的心情，才是真快樂！